



新年伊始，“2003—2023 最美的书 20 年回顾展”在上海图书馆举行。“最美的书”的概念，出现了二十年，它在中国发酵，形成了品牌效应，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说起美书，我们国家有丰富的积淀和传承，以中国纸、印刷、文字、书法为底蕴的纸本，也有自己设计的辉煌。但以现代印刷、材料工业为基础的最美的书，则来自德国、来自莱比锡。历史上莱比锡曾是欧洲重要的工业、出版、音乐中心，其中莱比锡书展以及评选书籍设计，则有近百年的历史。1991 年两德统一以后，开始每年评选“世界最美的书”，在国际上有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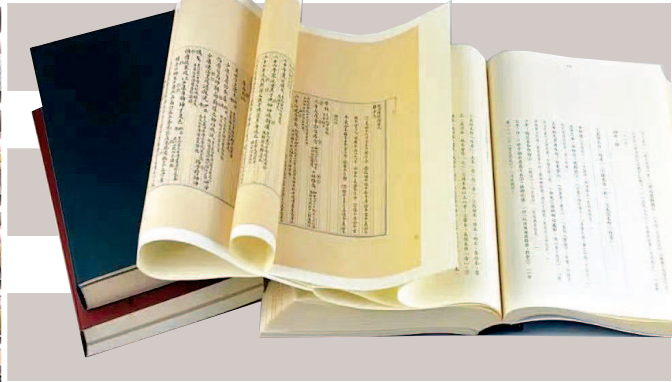
美 浮于表面 沉于内容

——“最美的书”二十年成长的背后

◆ 祝君波



泛性和权威性。2003 年，我国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依“世界最美的书”组委会的要求设立“中国最美的书”。20 年过去了，“最美的书”影响力在扩大，产生了诸多溢出效应。首先热爱它的是设计师。它打破了一些陈旧的游戏规则，让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脱颖而出。这次统计出 20 年的获奖人以及个人工作室共有 260 余人，有上百人只获过一次“中国最美的书”，但对他人继续从事这项古老的职业，却有重要意义。溢出效应还在于“最美的书”这一定位，引起了出版业对最美的一场新认定。早先的评比，分设综合奖、封面奖、内页奖、插图奖等等，按“美”分拆成各个局部来分析。有的书只要封面美，内文、印刷不达标也能获奖。而“世界最美的书”只设图书的综合奖，它强调一本书的设计形式与内容要完美统一，封面、内页、插图要和谐统一，



还要注重设计理念。这样的标准传到我国，仅仅 20 年的时间，大家看到的“中国最美的书”已发生了跨越式发展。书走向了兼具审美的艺术品。我国最初的金奖获得者张宏伟设计的《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代表了 2003 年的精美。而 2015 年西安李瑾设计的《订单·方圆故事》，写一个民营书店成长的故事，即把订书单变成了一本书，封面使用了包书的蛇皮袋，独特而又环保，获莱比锡金奖，反映了审美的新变化。南京朱赢椿设计的《虫子书》，全书没有一个字，记录了蚕吃桑叶的轨迹、过程，具有创新力和前卫性，无疑是“当代艺术品”，2016 年在莱比锡获得了银奖。这样的变化借助媒体传播，引起一些读者的不适。其实“中国最美的书”每年仅 25 本（其中也有不少普通书），在年 25 万种图书中，只占万分之一的比重，它只是代表了一些前卫的审美，就好像 T 台上的时装秀，并不改变人们日常穿衣打扮。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才是最重要的。最美的书对作者产生了影响，他们看到了书还可以这样做：内容是需



童话结局“对冲”辛辣讽刺

——评贺岁片《年会不能停！》

◆ 邵 宁

在今年的元旦档影片中，由董润年编导、大鹏主演的小成本电影《年会不能停！》如同一匹黑马，元旦当日逆袭成为票房冠军。作为一部不见多见的职场喜剧电影，在辛辣嘲讽了职场的种种丑态后，最后以大团圆结局画上句号，让观众笑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心里不留遗憾地走出影院。然而，恰恰是这童話般的圓滿結局，“对冲”了影片強大的諷刺力量，使前半部對現實毫不留情的揭示，頓時失去了意義，拉低了作品藝術價值。不得不說，這恰恰成了本片的最大遺憾。

故事构架是一个典型的喜剧。主人公胡建林是机械厂的一名高级钳工，阴差阳错被调入集团总部，从工厂到大厂，从蓝领到白领，他因与集团环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却像一面“职场照妖镜”照出了大企业的众生相。编导熟练运用了多种喜剧手法，以“调包”误会开头，人物与环境的巨大反差引发了一连串的喜剧效果，胡建林不断升职加薪的“奇遇”，则是借鉴了相声大师刘宝瑞的单口相声《连升三级》——财主的儿子是文官，异想天开去参加科举，结果因为官场腐败，阴差阳错连升三级，做了大官。而在《年会不能停！》里，一个所谓的“关系户”在看似管理科学的现代化集团里竟也连连高升，也升了三级，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影片十分贴近现实生活，很多来自真实职场的故事和场景，被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表现出来。996 的上班常态、永远无法转正的外包员工、被领导抓着陪酒的女员工、有关系有背景的人即使什么也不会也能被捧上天……还有什么“对齐颗粒度”“打通底层逻辑”“形成闭环”等职场套话，“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抓住关键的问题”“解决这件事情最关键的是知道怎么去解决”等领导艺术，都成为对职场生态的绝妙反讽，引发“打工人的”共情。故事是荒诞的，但细节却是真实的，甚至有网友表示“每一句台词说的就是我”。几位演员的表演都可圈可点，长相普通的大鹏却富有喜剧天分，可以说“每一根眉毛都有戏”，演活了一个小人物职业生涯的几个不同阶段，为影片加分。

然而，这些犀利和深刻在影片的后半部消失

小说版《繁花》主打一个“慢”，慢工出细活，几十万字捧在读者手心，自然需要耐下性子慢慢看。金字澄同名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出自更擅长精雕细琢的导演王家卫之手，历时多年日锻月炼，赶在癸卯年的年天下天而降。大剧由众多知名实力派演员主演，才刚正式官宣定档，未及播出，便迅速被关注，被众多原著粉在望眼欲穿中目迎而送，旋即议论纷然。最具上海质感的小说，千呼万唤始出来，经由墨镜导演一丝不苟成剧后的《繁花》是否保持了原著的精彩？浮云朝露的上世纪 90 年代从表面上看，电视剧似乎略显微散乱而单薄，正如许多网友心中的意难平——少了毛跟沪生，还是阿宝？当然还是那个阿宝。看过原著的都心知肚明，小说的含金量在于文本中时时刻刻呈现出的上海地域文化、弄堂人情世故，偶尔乍现的方言俚语外省人听不懂，反增其味，是文字以外的另一番趣味。未曾看过该剧前，坊间流传这么句话，“墨镜王”的作品观众通常要看了再看甚至重复刷几遍，方才略知个中深意。事实是，《繁花》电视剧上映不过一周，上至耄耋之年，下至零零后，无不例外先在央视看普通话版，掉头直奔腾讯再刷沪语版。由此可见，电视剧版《繁花》的真情实意，足以安老怀少矣。剧中阿宝说，万一失败，就当放了场烟花。有观者不过才刚看了个开头，便急言表态，跳

将起来，这还是小说里的阿宝？当然是。电视剧版的阿宝缘何面貌一新？游本昌出演爷叔为剧中人物锦上添花。经由老爷叔调教过后的阿宝，更多儒雅与隐忍，敦敦刻进骨子里，而非喊口号。这亦使得电视剧版的阿宝纵然是翠绕珠围，在灯红酒绿的夜上海亦丝毫不显突兀。镜头中，老爷叔看面前耳目一新的阿宝，不禁双目温润，连带着屏幕前的你我亦眼眶里汪着泪——美人老去，英雄迟暮，盛年难在。老爷叔在阿宝身上看见了年轻时风光无限的自己。又何尝不是你我？回忆是脑海深处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剧中阿宝说：“我曾经毫无保留地爱过一个人。”只要是戏剧化的、虚假的悲哀，观众都能接受。1978 年，还是钟表厂机修工的阿宝，与 13 路公共汽车售票员雪芝一见倾心。被称为“13 路之花”的雪芝万人瞩目，阿宝亦不例外。两人慢慢好上没多久，雪芝家有香港亲戚回来，须臾嫁去香港，之后离婚，再后来开公司，月入两万元。待等回上海看阿宝，十年时光白驹过隙。二人相约十年后再见。而雪芝其实只想知道自己离开阿宝是否会有后悔。男人的成功与失败，在特殊时代与利益息息相关。阿宝正是因为受到心上人的刺激，找到刚从提篮桥出狱的爷叔，发誓要出人头地。

如何发家致富？做生意，做外贸。玲子追问阿宝，以前的女朋友漂亮吗？进而再问，比我好看？阿宝不响，接着慨叹，好看的，变成一条金鱼游走了……电视剧几句话，貌似一笔带过的情节，原著里是极为浪漫、充满神秘色彩的一段过往岁月。荧屏前有人觉得看得不过瘾，远山雾罩，好办，请移步亲自读一读小说原著。从心所欲，无惧等待。知识体系不同，太商业的结果，是故事支离破碎，但作为影视剧这种特殊叙事艺术来说，无疑是需要靠故事传达思想。电视剧版《繁花》导演王家卫做到且做得很好。任何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受众肯定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王家卫说话语速不快，音调不高，永远节奏平稳，语气笃定。他认为只有“自己给自己定规矩”，而后“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任何一种艺术都有其别样的美感，小说如此，影视剧亦然。王家卫针对一些“不响”再次给出个人视角解读下的“补白”——“是什么让阿宝成为宝总，一夜之间成为时代弄潮儿？”书里没有提过，但我们可以补白……”言下之意，如同画家作画，留白处恰与原著相辅相成。“我们没有能力还原全本的《繁花》，但是可以给出一个在原著里看不到的上海阿宝。如果观众看了觉得有趣，且意犹未尽，请去细读原著小说……”这是明确而清晰的态度。

靳东：桑纳成全了『反精英』

神态的丰富性大于台词内容。这是老戏骨的做派。饰演马嘉和江大乔老师的医院院长丁勇岱就是。《我的前半生》里，袁泉问贺涵：“爱你的女人那么多，为什么你会爱上罗子君？”眼睛在喷火。靳东接不住她的眼神，犹如贺涵的人设，他逃避了更智性的爱。《我的前半生》《精英律师》《伪装者》，应该是靳东的“三件套”，代表了他 40 岁时的高峰。男人的拥戴，女人的争艳，这样的出场，自带气场。《欢迎来到麦乐村》，还有一个片场“非宠儿”的原生态；或者说，“老干部”变成“老幼稚”。戏路的颠反，演员的努力。第 17 集，将要回国的马嘉在欢送会上，感谢一位位队友，又恳切表示：“能否仍然留下来，留在非洲？”江队长微笑点头：“昨天已经申报上级让你留下来下来了。”——人家的城府多深。男人之间互掐的戏是好看的。马嘉是进攻状，江大乔是防守状。“机警”“防备”“接受”，祖峰的眼神语言。感性，任性，收放自如，活成自我。靳东的演绎水到渠成。两人的最终和谐是必然的。马嘉顶替受伤回国的江师兄，继任队长，也是必然的。好在兄弟情的回多。恃才傲物可以，但当着众人及刘敏涛饰演的中国商人，他嘲讽江大乔来非洲是“寻旧恨”来了，这是浅薄，完全不像高级知识分子；而低头鞠躬的事情，普通大老爷们也不肯做。赫赫有名的“一把刀”话多嘴碎，可以理解因为遇到“克星”而怼巴失常。话多嘴碎才替全剧营造一个“中年也能成长”的开心果。



我们能为吴昌硕做些什么？

◆ 林明杰

听说日本四家博物馆联袂举办了纪念海派绘画开创者之一吴昌硕诞辰 180 周年特展“吴昌硕的世界”。其中东京国立博物馆特展主题是“金石之交”，展出大量吴昌硕书画、篆刻、印谱以及吴昌硕“朋友圈”师徒弟子作品；台东区立朝仓雕塑馆和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的主题是“吴昌硕的魅力与影响”；日本兵库县立美术馆特展展名为“海上画派与西冷名家”。这些展分别将展至 3、4 月份。我不知道上海会怎样纪念这位海派艺术的前驱。想必上海的吴昌硕纪念馆、吴昌硕艺术研究会等机构一定会有动作。但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上海博物馆、上海美术馆、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美术家协会这样级别的艺术机构和组织能够有一次联袂操作。

类似任伯年、吴昌硕这样的名字，并不仅仅意味着是一位名画家，更代表了海派艺术；而海派艺术也并非意味着是一种艺术流派和风格，而代表了中国传统艺术进入现代文明时代的大转型。其意义之非凡，相当于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开端。或许有人会说得我得太夸张了。但我认为正是由于我们对

海派绘画历史意义的低估才导致这样的认知。意大利文艺复兴并非一个短暂时期的艺术潮流，它发生的时间跨越了 14 至 16 世纪。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时就声言，要借鉴意大利文艺复兴，兴起中华文艺之复兴。文艺复兴不可能是孤立行进的，它必定与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复兴同命运共呼吸。中华民族探索复兴之路已有百余年，中华文艺复兴的历程也同样是漫长的历程。任伯年、吴昌硕等是第一代开拓者，刘海粟、林风眠等是第二代开拓者，程十发等则代表了新中国艺术的第三代开拓者。海派艺术的开拓探索之路还远没有走完，因为我们还没有像我们千年前的先贤们那样创造出属于自己却能影响世界的、具有开创性、启迪性的艺术。所以，对海派艺术先驱者给予的重视，是对艺术征途上的行进者以及未来者的激励。其意义非同寻常。

经常听到一些老艺术家埋怨，认为上海对上海画家不够重视。这话我不完全认同。上海建了刘海粟美术馆、朱屺瞻美术馆、程十发美术馆等，手笔也不小。中华艺术宫里也有“海上生明月”海

派绘画常设展（虽然所选作品的代表性、经典性还不够）。但我们确实也要看到，海派艺术的影响力这些年式微了。就说吴昌硕吧，他是当时中国新艺术的开创者，在其影响力的高峰期，陈恒恪开导齐白石必须学海派。这才有了齐白石给吴昌硕题拜师帖，并称“愿为门下走狗”。齐白石借鉴了吴昌硕的风格，艺术上获得了巨大成就。但想当年齐白石的影响力再大，也不至于压吴昌硕一头，更不至于像现在这般悬殊。这就好比梵高的影响力再大，也是印象派开拓道路上的接力者，断不至于令世人只知梵高，而不知印象派开拓者莫奈。

我喜欢齐白石画，不亚于喜欢吴昌硕画。然而，当今知白石者众，知昌硕者寡。毋庸讳言，海派绘画当年虽堪称中国美术界的半壁江山，但今天整体来说影响力和市场表现都远不及“京派”。原因诸多，难以详述。没必要以各种理由推托，作为上海这座城市，作为这座城市里热爱艺术的人们，要维护好自己的文化艺术大盘，给予前辈以尊重，给予后辈以机会，激励艺术接力者开拓和进取，完成海派先驱们未竟之事业。

